

宋史

元 脱 脱 等 撰

宋史

第 二 六 冊

卷二五七至卷二七〇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史卷二百五十七

列傳第十六

吳廷祚

子元輔 元載 元辰

李崇矩

子繼昌

王仁瞻

楚昭輔

李處耘

子繼隆 繼和

吳廷祚字慶之，并州太原人。少頗讀書，事周祖，爲親校。廣順初，授莊宅副使，遷內軍器庫使、知懷州，入爲皇城使。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，以廷祚權知鄆州。

世宗卽位，遷右羽林將軍，充內客省使。未幾，拜宣徽北院使。世宗征劉崇，爲北面都巡檢使。師還，權判澶州，歸闕，加右監門衛大將軍。俄遷宣徽南院使、判河南府、知西京留守事。汴河決，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。因增築堤防，自京城至臨淮，數旬訖工。世宗北征，權東京留守。是夏，河決鄭州原武縣，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。師還，以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、檢校太傅，充樞密使。恭帝卽位，加檢校太尉。

宋初，加同中書門下二品，以其父名璋，故避之。會李筠叛，廷祚白太祖曰：「潞城崑險，且阻太行，賊據之，未易破也。筠素勇而輕，若速擊之，必離上黨來邀我戰，猶獸亡其藪，魚脫於淵，因可擒矣。」太祖遂親征，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。筠果領兵來，戰澤州南，其衆敗走。及討李重進，又爲東京留守。

建隆三年夏，帝謂之曰：「卿掌樞務，有年于茲，與卿秦州，以均勞逸。明日制出，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，故先告卿。」卽以爲雄武軍節度。先是，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數，多材植，古伏羌縣之地。高防知州日，建議就置采造務，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。西夏酋長尙波于率衆爭奪，頗傷役卒，防捕繫其黨，以狀聞。上令廷祚代防，齎詔赦尙波于等，夏人感悅。是年秋，以伏羌地來獻。

乾德二年來朝，改鎮京兆。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。俄遇疾，車駕臨問，命燕艾灸其腹，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。未幾卒，年五十四。贈侍中，官給葬事。

廷祚謹厚寡言，性至孝，居母喪，絕水漿累日。好學，聚書萬餘卷。治家嚴肅，尤崇奉釋氏。

子元輔、元載、元範、元辰、元吉、元慶。元範、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。元吉，閣門祇候。

元吉子昭允，太子中舍。元慶子守仁，內殿崇班。

元輔字正臣，頗好學，善筆札。周廣順中，以父任補供奉官。世宗嗣位，遷洛苑使。宋初，授左驍衛將軍、澶州巡檢，累官至定州鈐轄。卒，年四十八。子昭德、昭遜、昭普，並閤門祇候。

元載，建隆初，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，賜緋魚袋。廷祚出鎮秦、雍，並補衙門都校。廷祚卒，授供奉官。太平興國三年，加閤門祇候，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。九年，擢爲西上閤門副使，出知陝州。

雍熙三年，徙知秦州。州民李益者，爲長道縣酒務官，家饒於財，僮奴數千指，恣橫持郡吏短長，長吏而下皆畏之。民負息錢者數百家，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，獨推官馮伉不從。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，拽之下馬，因毀辱之。先是，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，故累年不敗。及伉屢表其事，又爲邸吏所匿，不得達，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，譯因入見，上其表。帝大怒，詔元載逮捕之。詔書未至，京師權貴已報益，益懼，亡命。元載以聞，帝愈怒，詔州郡物色急捕之，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，鞫于御史府，具得其狀，斬之，盡沒其家。益子仕衡先舉進士，任光祿寺丞，詔除籍，終身不齒。益之伏法，民皆飯僧相慶。

端拱初，遷西上閣門使。淳化二年，加領富州刺史，俄徙知成都府。蜀俗奢侈，好遊蕩，民無贏餘，悉市酒肉爲聲技樂，元載禁止之；吏民細罪又不少貸，人多怨咎。及王小波亂，元載不能捕滅，受代歸闕，而成都不守。

時李仕衡通判華州，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，伺元載至闕，遣人閱行裝，收其關市之稅。元載拒之，仕衡抗章疏其罪，坐責郢州團練副使。移單州，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子昭明，爲內殿崇班；昭矩，太子中舍。

元屨字君華。太平興國八年，選尙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，授左衛將軍、駙馬都尉。明年正月，領愛州刺史。是冬，領本州團練使。

雍熙三年，有事北邊，元屨表求試劇郡，命知鄆州。逾年召入，尋知河陽。還朝，改鄆州觀察使。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，奉祿賜予悉增之。再知河陽。

淳化元年，以主疾召還。主薨，復遣之任。五年，秋霖河溢，奔注溝洫，城壘將壞，元屨躬涉泥滓，督工補塞。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，元屨命濟以舟楫，設餅餌以食。時澶、陝悉罹水災，元屨所部賴以獲安。

眞宗卽位，換安州觀察使，俄知澶州。咸平三年，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，詔書嘉獎，遷寧國軍留後、知定州。時王超、王繼忠領兵踰唐河，與遼人戰，元扈度其必敗，乃急發州兵護河橋。旣而超輩果敗，遼人乘之，至橋，見陣兵甚盛，遂引去。考滿，吏民詣闕貢馬，疏其善政十事，願借留樹碑，表其德政。詔褒之。屬歲旱，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。元扈曰：「巫本妖民，龍止獸也，安能格天？惟精誠可以動天。」乃集道人設壇，潔齋三日，百拜祈禱，澍雨沾洽。

景德元年代歸，拜武勝軍節度〔二〕。三年，以陵域積水，議堙掘溝澗，命爲修諸陵都部署，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。出知潞州。初，并、代、澤、潞皆分轄戍卒，後并於太原。至是，以元扈臨鎮，遂分領澤潞晉絳慈隰、威勝七州軍戎事〔三〕，委元扈專總之。東封，表求扈從，命祀青帝，禮畢，加檢校太傅、知徐州。大中祥符四年，以祀汾陰恩，改領山南東道。五月，制書下，元扈被疾卒，年五十，贈中書令，諡忠惠。子弟進秩者五人。五年，葬元扈，時上元欲觀燈，帝爲移次夕。

元扈性謹讓，在藩鎮有憂民心，待賓佐以禮。喜讀春秋左氏，聲色狗馬，一不介意。所得祿賜，卽給親族孤貧者。將赴徐州，請對言：「臣族屬至多，其堪祿仕者皆爲表薦，餘皆均奉贍之。」公主有乳媼，得入參宮禁，元扈慮其去後妄有請託，白上拒之。眞宗深所嘉嘆，於

帝堦中獨稱其賢。及歿，甚悼惜之。且以元屢得疾，本州不以聞，詔劾其官屬。

子守禮，至六宅使、澄州刺史，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；守嚴，至內殿崇班，天禧中，錄守嚴子承嗣、承緒並爲殿直；守良爲內殿崇班；守讓閤門祗候。

李崇矩字守則，潞州上黨人。幼孤貧，有至行，鄉里推服。漢祖起晉陽，次上黨，史弘肇時爲先鋒都校，聞崇矩名，召署親吏。乾祐初，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，多殘殺軍民，左右懼，稍稍引去，惟崇矩事之益謹。及弘肇被誅，獨得免。

周祖與弘肇素厚善，卽位，訪求弘肇親舊，得崇矩。謂之曰：「我與史公受漢厚恩，戮力同心，共獎王室，爲姦邪所構，史公卒罹大禍，我亦僅免。汝史氏家故吏也，爲我求其近屬，吾將恤之。」崇矩上其母弟福。崇矩素主其家，盡籍財產以付福。周祖嘉之，以崇矩隸世宗帳下。顯德初，補供奉官。從征高平，以功轉供備庫副使，改作坊使。恭帝嗣位，命崇矩告哀於南唐。還判四方館事。

宋初，李筠叛，命崇矩率龍捷、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，以所部攻大會砦，拔之，斬首五百級。改澤、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，與石守信、高懷德、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碾子谷。

及平澤、潞，遣崇矩先入城，收圖籍，視府庫。因上言曰：「上黨，臣鄉里也。臣父尙稟葬，願護櫬歸京師。」許之，賜予甚厚。師還，會判三司張美出鎮，拜右監門衛大將軍，充三司使。從征李重進，還爲宣徽北院使，仍判三司。

乾德二年，代趙普拜樞密使。五年，加檢校太傅。時劍南初平，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，軍多亡命在其黨中，言者請誅其妻子。太祖疑之，以語崇矩。崇矩曰：「叛亡之徒固當殄戮，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。」太祖曰：「朕恐有被其驅率，非本心者。」乃令盡釋之。翰衆聞之，亦稍稍自歸。未幾，翰敗滅。

開寶初，從征太原。會班師，命崇矩爲後殿。次常山，被病，帝遣太醫診視，命乘涼車還京師。崇矩叩頭言：「涼車乃至尊所御，是速臣死爾。」固辭得免。

時趙普爲相，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，相厚善，帝聞之不悅。有鄭伸者，客崇矩門下僅十年，性險詖無行，崇矩待之漸薄。伸銜之，因上書告崇矩陰事。崇矩不能自明。太祖釋不問，出爲鎮國軍節度，賜伸同進士出身，以爲酸棗主簿，仍賜器幣、襲衣、銀帶。六年，崇矩入爲左衛大將軍。

太平興國二年夏，河防多決，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、棣，按行河堤。是秋，出爲邕、貴、潯、賓、橫、欽六州都巡檢使。未幾，移瓊、崖、儋、萬四州都巡檢使，麾下軍士咸憚於行，崇

鉅盡出器皿金帛，凡直數百萬，悉分給之，衆乃感悅。時黎賊擾動，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，以已財遺其酋長，衆皆懷附。代還，拜右千牛衛上將軍。雍熙三年，命代宋偓，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。端拱元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贈太尉，諡元靖。

崇矩性純厚寡言，尤重然諾。嘗事史弘肇，及貴，見其子孫，必厚禮之，振其乏絕。在嶺海四五年，恬不以炎荒嬰慮。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，或旬餘，或彌月，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，未嘗留滯，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。信奉釋氏，飯僧至七十萬，造像建寺尤多。又喜黃白術，自遠迎其人，館於家以師之，雖知其詐，猶以爲神仙，試已終無悔恨。子繼昌。

繼昌字世長。初，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，每太祖誕辰，必遣繼昌奉幣爲壽。嘗畀弱弓輕矢，教以射法。建隆三年，蔭補西頭供奉官。太祖欲選尙公主，崇矩謙讓不敢當，繼昌亦自言不願。崇矩亟爲繼昌聘婦，太祖聞之，頗不悅。

開寶五年，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，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。崇矩出華州，補鎮國軍牙職。入爲右班殿直、東頭供奉官，監大名府商稅，歲課增羨。會詔擇廷臣有勞者，府以名聞。丁外艱，服闋，授西京作坊副使。淳化中，齊饑多盜，命爲登、萊、沂、密七州都巡檢使。

至道二年，蜀賊平，餘黨頗嘯聚，拜西京作坊使、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，

旋改兵馬鈴轄。賊酋喻雷燒者，久爲民患，以金帶遺繼昌，繼昌僞納之，賊懈不設備，因掩殺之。進西京左藏庫使。

咸平三年，王均亂蜀，與雷有終、上官正、石普同受詔進討，砦于城西門。賊忽開城僞遁，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，繼昌覺，亟止之不聽，因獨還砦。賊果閉關發伏，悉陷之，有終等僅以身免。繼昌按堵如故，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，泣請引去。繼昌曰：「吾位最下，當俟主帥命。」是夕，有終馳報至，徙繼昌屯鴈橋門。三月，破彌牟砦，斬首千級，大獲器械，進逼魚橋門，均脫走。繼昌入城，嚴戒部下，無擾民者。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，俟事平遣還其家。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，聞均梟首乃還。以功領獎州刺史。俄知青州，入掌軍頭引見司。

景德二年，將幸澶州，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。遼人請和，欲近臣充使，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，俄與韓杞同至行在。及遼人聘至，又命至境首接伴。尋擢爲西上閣門使。三年，又副任中正使契丹。是冬，將朝陵，寢以汝州近洛，衛兵所駐，命知州事兼兵馬鈴轄。駕還，召歸，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鈴轄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進秩東上閣門使。俄以目疾求歸京師。入對，勞問再三，遣尙醫診視，假滿仍給以奉。少愈，令樞密院傳旨，將眞拜刺史，復任延安。繼昌以疾表求休致。未幾，改右驍衛大將軍，領郡如故。祀汾陰，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鈴轄，改左神武軍大將軍、權判右

金吾街仗。其子遵勗，尙萬壽長公主。

天禧初，主誕日，邀繼昌過其家，迎拜爲壽。帝知之，密以襲衣、金帶、器幣、珍果、美饌賜之。翌日，主入對，帝問繼昌強健能飲食，拜連州刺史，出知涇州。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，皆許之。二年冬，卒，年七十二。遣中使護櫬以歸。錄其子贊善大夫文晟爲殿中丞，殿直文旦爲侍禁。

繼昌性謹厚，士大夫樂與之遊。爲治尙寬，所至民懷之。任峽路時，與上官正聯職。正殘忍好殺，嘗有縣胥護芻糧，地遠後期，正令斬之，繼昌徐爲解貸焉。鄭仲者，早死，其母貧餓，嘗詣繼昌乞丐，家人競前詬逐。繼昌召見，與白金百兩，時人稱之。

遵勗初尙主，詔升爲崇矩子，授昭德軍留後、駙馬都尉。

王仁瞻，唐州方城人。少倜儻，不事生產，委質刺史劉詞。詞遷永興節度，署爲牙校。詞將卒，遺表薦仁瞻材可用。太祖素知其名，請於世宗，以隸帳下。

宋初，授武德使，出知秦州，改左飛龍使。建隆二年，遷右領軍衛將軍，充樞密承旨。高繼沖請命，以仁瞻爲荆南巡檢使。繼沖入朝，命知軍府。乾德初，遷左千牛衛大將軍。

不踰月，加內客省使。

二年春，召赴闕，擢爲樞密副使。七月，加左衛大將軍。興師討蜀，命仁瞻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。蜀平，坐沒入生口財貨、殺降兵致蜀土擾亂，責授右衛大將軍。初，劍南之役，大將王全斌等貪財，軍政廢弛，寇盜充斥。太祖知之，每使蜀來者，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、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，盡得其狀。及全斌等歸，帝詰仁瞻，仁瞻歷詆諸將過失，欲自解。帝曰：「納李廷珪妓女，開豐德庫取金寶，豈全斌輩邪？」仁瞻不能對。廷珪，故蜀將也。帝怒，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，仁瞻以新立功，第行降黜而已。帝幸洛，以仁瞻判留守司、三司兼知開封府事。及召沈倫赴行在，以仁瞻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。駕還，遂判三司，俄命權宣徽北院事。

太平興國初，拜北院使兼判如故，加檢校太保。四年，親征太原，充大內部署，仍判留守司、三司，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。師還，加檢校太傅。

五年，仁瞻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、隴間，聯巨筏至京師，所過關渡，矯稱制免算；既至，厚結有司，悉官市之，倍收其直。仁瞻密奏之，帝怒，以三司副使范旻、戶部判官杜載、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。旻、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；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。貶旻爲房州司戶，載均州司戶，端商州司戶。判四方館事程德玄，武德使劉知信，翰林

使杜彥圭，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，武德副使竇神興，左衛上將軍張永德，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，駙馬都尉王承衍、石保吉、魏咸信，並坐販竹木入官，責降罰奉。是歲，車駕北巡，命仁瞻爲大內部署。

七年春，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，爭辯帝前，仁瞻辭屈，責授右衛大將軍。翌日，改唐州防禦使，月給奉錢三十萬。仁瞻之獲罪也，兵部郎中、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。先是，仁瞻掌計司殆十年，恣下吏爲奸，怙恩寵無收發者；前年發范旻等事，中外益畏其口。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劾察不畏強禦自任，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。朝參日，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。帝詰之，仁瞻屈伏。帝怒甚，故及於譴，而恕等悉獎擢。琪與恕等聯事，始合謀同奏，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，故亦左降。仁瞻既失權勢，因怏怏成疾，數日卒，年六十六。

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，謂宰相趙普等曰：「王仁瞻領邦計積年，恣吏爲姦，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，朕悉令罷之，命使分掌。仁瞻再三言，恐虧舊數，朕拒之。未踰年，舊獲千緡者爲一二萬緡，萬緡者爲六七萬緡，其利數倍。用度既足，儻遇水旱，即可免民租稅。仁瞻心知其非，頗亦慙悸，朕優容之。」子昭雍，爲崇儀副使。

楚昭輔字拱辰，宋州宋城人。少事華帥劉詞。詞卒，事太祖，隸麾下，以才幹稱，甚信任之。陳橋師還，昭憲太后在城中，太祖憂之，遣昭輔問起居，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，太后乃安。

宋初，爲軍器庫使。太祖親討澤潞，及征淮揚，並以昭輔爲京城巡檢。建隆四年，權知揚州，使江表。還，命鈞校左藏庫金帛，數日而畢，條對稱旨。開寶四年，帝以其能心計，拜左驍衛大將軍、權判三司。六年，遷樞密副使。九年，命權宣徽南院事。

太平興國初，拜樞密使。三年，加檢校太傅。從征太原，加檢校太尉。俄以足疾請告，帝親臨問。以所居湫隘，命有司廣之，昭輔慮侵民地，固讓不願治。帝嘉其意，賜白金萬兩，令別市第。昭輔被疾，家居近一歲，始以石熙載代之。昭輔不求解職，上亦不忍罷。會郊祀畢，罷爲驍騎衛上將軍。逾年卒，年六十九。廢朝，贈侍中，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。無子，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，敏爲殿直。

昭輔性勤介，人不敢干以私，然頗吝嗇，前後賜予萬計，悉聚而畜之。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，且曰：「吾無汗馬勞，徒以際會得此，吾爲國家守爾，後當獻于上。」及罷機務，悉以市善田宅，時論鄙之。

初，詞卒，昭輔來京師，問卜於瞽者劉悟。悟爲筮卦，曰：「汝遇貴人，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，宜謹事之，汝當貴矣。」及見太祖，狀貌如悟言，遂委質焉。

咸平三年，錄弟之子諒爲借職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。吉至內殿崇班。吉子隨，敏子咸，並進士及第，隨爲太常博士，咸屯田員外郎。

李處耘，潞州上黨人。父肇，仕後唐，歷軍校，至檢校司徒。從討王都定州，契丹來援，唐師不利，肇力戰死之。晉末，處耘尙幼，隨兄處疇至京師，遇張彥澤斬關而入，縱士卒剽略。處耘年猶未冠，獨當里門，射殺十數人，衆無敢當者。會暮夜，遂退。迨曉復鬥，又殺數人，鬥未解。有所親握兵，聞難來赴，遂得釋，里中賴之。

漢初，折從阮帥府州，召置門下，委以軍務。從阮後歷鄧、滑、陝、邠四節度，處耘皆從之。在新平日，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，周祖信之，黜爲宜祿鎮將。從阮表雪其冤，詔復隸麾下。

顯德中，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，會李繼勳鎮河陽，詔署以右職。繼勳初不爲禮，因會將吏宴射，處耘連四發中的，繼勳大奇之，令升堂拜母，稍委郡務，俾掌河津。處耘白繼勳曰：

「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居數月，果得契丹謀者，索之，有與西川、江南蠟書，卽遣處耘部送闕下。

太祖時領殿前親軍，繼勳罷鎮，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，補都押衙。會太祖出征，駐軍陳橋，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，遽白太宗，與王彥昇謀，召馬仁瑀、李漢超等定議，始入白太祖，太祖拒之。俄而諸軍大譟，入驛門，太祖不能却。處耘臨機決事，謀無不中，太祖嘉之，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、右衛將軍。

從平澤、潞，遷羽林大將軍、宣徽北院使。討李重進，爲行營兵馬都監。賊平，以處耘知揚州。大兵之後，境內凋弊，處耘勤於綏撫，奏減城中居民屋稅，民皆悅服。建隆三年，詔歸京師，老幼遮道涕泣，累日不得去。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，賜甲第一區。

朗州軍亂，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，以處耘爲都監。入辭，帝親授方略，令會兵漢上。先是，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，覘勢強弱。使還，具言可取之狀，遂命處耘圖之。處耘至襄州，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，請具薪水給軍，荆人辭以民庶恐懼，願供芻餼於百里外。處耘又遣德裕諭之，乃聽命。遂令軍中曰：「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。」

師次荆門，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，且來覘也。處耘待之有加，諭令翌日先還。延嗣大喜，令報繼沖以無虞。荆門距江陵百餘里，是夕，召保寅等宴飲，延釗